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之六

聊齋誌異
松蘿村泉齋著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藉於庭余卿徐白山遭遇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焰固至此乎宋洋作得意之詞曰喏不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攪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陰曹兼拒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路子故區。其人理理毅。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欲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為之乞保函。官無貪廉。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者一日未去。則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李常之惧。妻尹氏。奇悍。少迂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鐘。常露餌翁。不敢令嬖知。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

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馬姓、由此交日密、焚香為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携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虱、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曰、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頰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米失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一便去、萬鍾僕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泣然曰、在

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寒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催殘。非
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
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
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餽蔬。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却之。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袍袴。父子兄弟皆
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
於其父。但少年狹害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
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褻歌之意。楊兄弟汗体
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体妊五月。婦始知之。枕
衣慘掠。已可喚萬石跪受中憫。搥鞭送出。值馬在外。慚慙不前。

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又手頓足。覩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着已。噉啣大哭。家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解巾。憫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惧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旦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竒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妻。創創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榜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耳唱。不放萬石去。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撻扉聲。急呼婢則空。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爭停如。

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
便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
婦心耳婦益惧自投敗類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
某事謂可殺否即以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草
不啻數十未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
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
聞中間款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
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
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
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

鍾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由萬石作侶惟
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可所婦
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
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能晦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
惧長跪床下婦不顧哀至漏三下欲得我怒須以刀畫汝心頭
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惧而奔婦逐之犬吠雞
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乃詬詈忽見
翁來暗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一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
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額顛蹙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
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復獲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

弟婦戀兒天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離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
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尫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
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慙縷如故大駭又聞萬鍾頌
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頌始
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噤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
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
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
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
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之何以為人萬石久伸似有動容
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理須殺即便殺却勿悞僕有三三知交

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虧也。萬石咤。負氣疾行。奔而入。連與婦遇。叱問何為。萬石皇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益患。顧尋刀杖。萬石惧而却步。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集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念氣填胃。如烈焰冲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擲擊無算。婦倖免無完膚。嘲啗猶晉。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下。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克狂。相集力死。掖出。馬迎去。捉

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消。哈
若喪馬。囑曰。兄勿解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
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
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惛。倩婢扶起。
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
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遇。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
實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
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
其狀。怫然責數已。止。忽見至。置驢子上。驅策還去。由此鄉皆不
齒萬石。學使蒞臨。以勞行點名。又四五年。遣回祿。居室財物悉

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錢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相戒。無以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闢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為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為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庠。次年。領鄉荐。始為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為曰。我非人。實

狄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與馬賣金贖王氏。年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大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縛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縋。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果則骨毛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利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小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嬖從屠。當不足肉食。何穢瘠乃爾。尹愧恨歸。欲

自經。縋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
行。泪下如麻。萬石擬僕。未通一言。婦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
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群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廢寺
中。姪以為玷陰教。群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教
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悞內。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
序。非變異。余常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
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頻笑。此顧宗祧
而勤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

魚水之愛也。第陰教之旗幟日立。遂乾綱之體統無存。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教。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床上夜久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鉄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丈夫。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礼。婆婆既擲。停覲滿道行人。嘲啗鳴嘶。撲落一群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床。醜矣夫。轉目搖頭。張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燕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惧。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

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駢
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
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
雙孔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髀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
詞憐而成嘲。投為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良有故。若贅
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
斫樹摧花。止求色荒於悍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
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
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
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尔妾命。

薄。獨支永夜寒更。蟬亮驚雞。喜驪龍之方睡。犢車塵尾。恨駕
馬之不奔。榻上共卧之人。撻去方知為舅。床前久繫之客。牽
來已化為羊。需之殷者僅餒。壽之汎者無盡藏。買笑纏頭
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
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
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
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
涕空沾荆樹。鷺膠再覓。亦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
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為此有隱痛
矣。嗚呼。百年驚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置剥床之痛。

髯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
又誰能向蚕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善療妬之無。
加。胭脂虎噉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焚。全澄湯燬之。
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渡樓。長舌之端。
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濱。嘆願此。
几章貝葉文。洒為一滴楊枝水。馬介甫

魁星

郟城張濟宇。臥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
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后
竟落拓無成。家亦凋落。骨肉相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

何以不為禍而為禍也。

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授擢。遷偽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衆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固知為報賢豪。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與隣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如
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
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
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
主人俱以其首、爲、遂諸商鞠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
亦未有一人送官者、乃釋商、瘞女首、美人首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
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床、夢二女郎
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

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石階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二三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婦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思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湏首謝、呼左右以毡貼地、若將行礼、余惶然無以為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况敢分庭抗礼、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毡、設宴對宴、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俱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女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惶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

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鬲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姬者拭
案拂坐。磨墨濡毫。又一畫髻人。折紙為範。置腕下。略寫一兩句。
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少間稿脫。爭
持去。啟呈絳妃。展開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
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

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妬為心。濟惡以才。妬同醉骨。射人於
暗。奸類含沙。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
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
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怙寵日恣。因
而肆狂無忌。怒號萬竅。響碎玉於王宮。湘溷中宵。美寒聲於

秋樹。倏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灩澦堆中。生江之浪。且
之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簪鈇忽猷。破離人之幽夢。尋帷
下榻。反同入幕之賓。排闥登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
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曲裾。幾掠妃子而去。吐虹
絲於碧落。乃敢日月成闕。翻柳浪于青如。謬說為花寄信。賦
歸田者。歸途練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者。高興方濃。輕
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聲入乎
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太后之召。欲速花開。未絕坐客
之縲。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捕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
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草皆

成偃。吼奔而至。尾欲為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
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尔。
牽瑤台之翠帳。於意云何。至于海鳥有靈。尚依曹門以避。但
使行人無恙。願喚尤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
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
之逆氣。漫以河伯為尊。梓林俱受其摧殘。蒙族悉為其蹂躪。
紛紅駭綠。掩萼何窮。劈柳鳴條。蕭騷無際。雨零金谷。緩為藉
客之裯。露冷華林。春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妝却而翻飛。
朱謝離闌。雜珮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愁。覓殘
紅於西東。五更非錯恨。翩翻江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

接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怨。尋勝者作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發無端之黷。屢催蒙振落。動不已之瓓珊。傷哉綠樹猶存。較之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旗不豎。惜者賈涕誰憐。陸園沾離。畢芳魂於一日。朝容夕悴。免荼毒於何年。怨羅裳之易閒。罵空閨於子夜。詎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詎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鮮與草木之共。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覆奪愛之。請與蝶友蜂媒。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旌。用觀兵于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焰。洗千年粉黛之冤。蹴爾豪華。

銷萬古風流之恨。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丘。家人日取為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強而后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烈。但日色蒼皇。不辨朝夕。迺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破暎。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拌餐。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杯承供生。筵中入曾莫之。

禁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烈金摘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
不可近生嘿念狐與我遊此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
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
視竟非樓乃梁間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
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云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
登岱當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男子以百十
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為度名曰跪香才視衆有女郎年十
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即跪又偽為膝困無力狀

故以手據女即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亦膝行而
近之。少間又據之。女即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亦出。
履其迹不知其往。心無望。快亡而行。途中見女即從。媼似
為女也。母者才極之。媼女行且語。媼云。汝能參禮娘亡。大
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亡。冥加護亡。汝得快婿。但能相
孝順。都不兄貴。公。子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媼。亡自言
為雲氏。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遙。
母如此躡亡。妹如此織亡。何能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
宿耳。才曰。適言相嫁。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頗當
母意否。媼以問女。亡不應。媼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

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過。使兒作婦。才聞朴誠。自表切矢。曠日。媼喜竟諾之。女不樂。轉然而口。母又強拍哄之。才殷勤手于索。覓出堯二。昇媼及女。已步從。若為僕。遇隘。輒訶堯夫。不得顛。挂意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氣於出。媼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有餽才。既嚴妝翠袖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國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即若人也。當不須憂借活。才唯口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圍。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即有男。

女數輩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作溫飽惟日引里無賴朋飲竟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妨寇一日博黨歟門訪才窺見女適亡然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真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為勝金可得百為妓可得千亡金在室而聽飲博無貨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敘歡時亡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亡擊卓拋箸罵婢作諸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卽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貧分卽憂栗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亡佐經營才搔首曰其

值幾何。又飲火時。女曰。妾於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值或較婢多。才故憫。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客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以婦家貧。常仁繫念。今意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即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願自樂之。保無差憾。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趨闥入。見樓舍華好。婢僕輩往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詣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勝妓所不甘。

從也。女引才登樓上。媼驚問夫婦何來。女怨曰。我國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媼問故。女曰。渠將鬻我。故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豹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_二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座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儂薄骨乞丐。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姬連袂旋_二圍遶之。聞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

不如殺却何須復云云才大惧據地自投但言自悔女又
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贖作
倡言未已衆皆裂衣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脇腓才號悲乞
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却渠便不仁義我不忍殺觥乃率衆
下楼去才坐聽移時聲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
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俯
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惧墮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亡
不知從何尋丈不敢轉側嗥怖殺嘶一身盡瘡眼耳鼻舌
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縋來縋而下取置
崖上奄將溘斃昇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亡如敗寺牀

麓什器俱杳。惟有繩牀敗絮。是已家旧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為瘡。里黨薄其行。悉唾棄之。才無計。賃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后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瘐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之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鬼之友。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九狹邪子。誘人淫博。為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迫於身無襦。婦無袴。干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

無時不繫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加於齒。清夜半衣中。
輾轉不寐。夫然後歷々想未落時。厯々想將落時。又歷
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
起擁絮坐。強者忍凍裸行。簪父索刀。霍々磨之。不待
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釜也。
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戒哉。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繫鐵環單面鼓。婆
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目為之。
堂中肉於菜。酒於盆。甚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

幅裙屈一足作箇羊舞。兩人投臂。左右扶掖之。婦刺。瑣絮似敬。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盡數鼓亂。逼如雷。蓬。聒人耳。婦吻闌。翕雜鼓聲。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眊立。全須人失扶。則卧。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又有咫尺室中。諸女子。凜。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嚙。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亦不得聞。鼓教亂也。食頃間。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偃倭問休咎。視搏中。盎中。案中。都空。望顏色。察嗔喜。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誅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我。大不敢將。褫汝袴。誅者自顧。慙然已裸。輒于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

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放騎假虎、假馬、執長兵、舞
榻上、名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殺倉憚、或言閻張元
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大夫穴憲來窺、輒被
長兵破窓、刺帽挑入去、一家嫗媳、姊若妹、森立踞、雁行
立、無岐念、無懈骨、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
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
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掘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
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糗糒、堆累鐘

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回、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櫝、一座盡駭。查問若個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伍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后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吳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焉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

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候而將軍偃倭益恭。肅客入深。
啟三四闕。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解。屏足立。將軍又揖之。
少間登堂。則捧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
軍頗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
衆姬袒袖矜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
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
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坐於下。酒
闌。群姬列侍。將軍入室。請社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
於寢門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
見將軍日無別作。惟點數姬婢養所卒。及騾馬服用器具。

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
謂查曰不可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
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所出藏鏹數萬亦
兩置之按籍點牒古砵林几堂內外羅列充滿查固止之
將軍不顧稽婢僕姓名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歛罷且囑
敬事先生百穀懷應又親視姪婢登輿廐卒投馬驟聞咽
並發乃送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
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
之報其慷慨豪爽猶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先

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鴻儒得左道之書。能役鬼神。小試之。觀者盡駭走。門下者如鶩。於是陰懷不軌。因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令人自照。或撲頭。或紗帽。繡衣貂蟬。現形不一。人益恠愕。由是道路遙播。踵門求見者。揮汗相屬。徐乃宣言。凡鏡中文字。貴官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退縮。因以對衆自照。則冕旒龍衣。儼然王者。衆相視而驚。大衆齊伏。徐乃建旗秉鉞。罔不歡躍相從。冀符所昭。不數月。聚黨以萬計。滕嶧一帶。淫風而靡。后大兵進勦。有

彭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冠出二雷營女與戰女俱雙刃利如霜騎大馬噴嘶甚怒飄忽盤旋自晨達暮彼不能傷彭亦不能獲也如此三日彭覺筋力俱竭哮喘卒迨鴻儒既誅提賊黨械問之始知刀乃木刀騎乃木橙也假兵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飢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不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止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受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喬也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

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并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以字紙裹繡綫。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似愛好。為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僕。聊合之。女嘿。不語。婦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環。託妾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歡。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而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飲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听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義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

落舊簪不給撫情寂漠。嗟。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懼喪。聞妻言。踴躍而起曰。閨中人身不到塲屋。便以功名富貴。似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起。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藥苦。直宜使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為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偽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貲遺。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

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卽顧之又見甯旰
苦倍益愛敬僱一剪髮雖奴為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
中弟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
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矯然駭異或排闥入而迫之
一揖便去客見丰采又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顧
贅焉叔兄商之惟輒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
不婚也會學使案牘兩人並出兄又落第以冠軍應試
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游尋遷河南道
掌印御史富將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
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

者歸后。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明薨。
華天下大亂。乃告嫂曰。竇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薦。茸
不能自立。負氣自為。以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
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親靴中則絮滿焉。於是使
生冰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資購妾。謂
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
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回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
相傳為笑。是時生父母屢受卑恩矣。搢紳拜往。尊生
以侍御禮。生羞繫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輿蓋。
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失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生。墻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冠龍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誤。將為查驗。乃厲曰。謹主此。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誤。釋令歸。別杜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

容色美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數十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惑不已。俄見諸女人入一室、實心識為王氏賣酒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覺身在篋中、與諸小猥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惧、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癩癩矣、還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言、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即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番蒼頭門之而死。

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寔終夜無所沾染。常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甚貧。又有鼓盜之戚。茆屋數椽。溽暑不堪。其妻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函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迭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卧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踞生腹。少者掩口。

匿笑、生覺心搖、若不自持、即急爾然、端念卒不顧、女近以左手將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响、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撓、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憧、畧不瞻顧、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痒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俟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撫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起、呵之、飄竄而去、既寢、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而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既日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鼻、生怒、捉之、即以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

按孝讀少者潛於腦后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生以哂
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使都殺却女子即又不惧因戲之
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灶析
薪渡米為生執爨生顧而笑之曰兩卿此為不勝慙恥耶
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碗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
德女笑云飯中渡合砒醵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
此相加噉已復盛爭為奔走生與之習以為常日漸稔接
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
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痴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
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麝質寧獨無情但陰

冥之氣中人死不死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死玷而佳人。如果見愛何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特袴於地亦置不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遂別。小謝伏案頭揉眼代錄。見生擲筆晚笑。近視之。雖勞不成書而行列疎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荀梁此僕教卿為之。乃推諸懷。把腕而教之書。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而紙為範。俾共臨摹。生

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倣畢。祇立几前。
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望鵲不可辨。詎花判己。自顧不
如小謝。有慙色。生獎慰之。顏霖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抓
背。卧為接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月。小謝書居然端
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慙。粉黛淫亡。泪痕如綫。生百端慰
解之。乃已。因教之讀。顏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
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
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鈎為簪。生令與秋
容執一燈滿堂。吟晤。生於此設思。帳馬。卽卽聞之。喜以
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詩。時相酌。唱小。

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陰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
生將赴試。二女涕泪相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
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訊切
時事。獲罪於邑貴介。口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簡。
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于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
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言
今果不謬。三郎與妻同來。赴院申理。笑數語而出。人不之
睹。越日。都院出。三郎遽道殺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遂身
往。俱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日如年。忽小謝愴惋歎
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御

滕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此郭被老
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
波。焉出金三兩。跛躄而沒。邵院勘三郎素非爪齒。無端
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鞠
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邵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
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憮然曰。三郎在邵院。被解神押赴冥
司。冥王因三郎義。令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
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然曰。黑老魅。何敢如
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
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

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相逼。今夕忽放妻歸曰。我無他意。為亦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曾汚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與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子。執不可。然挽頭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妬念全消。會一道士。望遇生。願謂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遁者可活。生拜受歸。隔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作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輦過。秋容直出入棺。

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適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歎歸女不從遂入生齋偃卧不起郝乃識婿而去生就視之面貌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叙平生忽聞鳴已然鬼泣則小謝哭于暗隙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媼齋送香奩居然翁婿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為慘動不能成合卺之礼生憂思無策秋容

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伏
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
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
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頭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擽
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灼人。微笑曰。跋履終日。憊極矣。被
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此好廬舍。道人載興俱
來矣。得見其人。便相交付耳。飲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
之。翕然合為一休。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逗去。拜而送
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
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

語以事過生。留教日。小謝自購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踵。小謝側身欲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事深駭物。听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寢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族。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一獻妻孥。乃入內室。使小謝衣狗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其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舊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而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初奔女。密能遇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易

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縊鬼

苑生者宿於旅舍。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襖衣置椅上。又有鏡奩。掃簪一列。案頭乃公。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開奩。對鏡擲掠。已而髻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區沃盥。已捧悅。既持沐湯。公婦解襖出裙。腹炫然新製。就着之。掩衿提領。結束周至。苑不語。中心疑怪。謂兄奔婦。將嚴裝以就客也。婦裝訖。出長帶垂諸牀。而結焉。訝之。婦從容跂身引頸受縊。方一着帶。目即合。眉即蹙。舌出。吻二寸許。顏色慘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歺。

主人曰曩子婦經於是女乃此乎異哉既先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寬之極而至於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猶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畫工

吳門一畫工喜繪呂祖每想像神會希罕一遇度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有辟丐飲郊郭間內一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疑呂祖諦視愈覺其確遂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求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轉眴遂杳駭嘆而歸至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專凝將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為仙我使見一人可也即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蹕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袍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乃董娘也子謹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曰已記之又曰忽忘却俄

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像而歎之。後數年偶遊都會。董妃卒。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羣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某忽憶念夢中麗者得無是耶。以圖呈進。官中傳覽。俱謂神肖。上大悅。授官中書。辭不受。賜萬金。名天謀。貴戚家爭貴重幣。求為先人傳影。凡懸空摹寫。無不曲肖。決辰之間。累數萬金。某無所挹。金曾見其人。

○○○林氏

濟南聊安縣素桃達喜狎妓。妻沈戒之。不能。妻林氏笑而賁。會北兵入。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許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袖刀自刎死。兵舉而妻諸野。次日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往

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嘔吐。輕扶其項。以竹管滴澀。灌飲。能咽。戚繼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惟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為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勝。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鑒之。即嗣續不承。亦吾命耳。若不應卿。豈老而不能生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卧其床下。既久。陰以情告。問婢。婢曰。並無。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所。卧少間。聞林床上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拒却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業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去。戚仍孤眠。林又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

妻生平從不肯作不速之客。疑而摸其項無痕。知為婢。又叱之。婢慙而退。及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曰。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豈不韋甚。戚曰。倘肯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曰。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卧。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何人來矣。深愧錢鏐不利。登此良田。婢不語。婢及舉事。小語戚曰。私處小腫。頭眩。不任戚體。意溫卽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從此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氏每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將復如何。戚曰。

留情嚮母。林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媪抱養母家。積
四五年。又產一男一女。長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書。林半月
輒托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已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
兒女。林乃竊為上鬟。送至母所。林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
母家有一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
治具。為候賓客。戚嘆曰。歲月。駕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
不至凍餒。所關者。膝下一點耳。林曰。君執拗不從妻言。夫誰怨
然。欲得男。而亦甚易。何況乎。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使索
而男。林曰。易耳。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羅妝子女。載與俱歸。
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解。

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為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
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其母乎戚感極涕泣遂
迎婢歸偕老焉

異史氏曰女有存心如林氏者可謂賢德矣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祟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蠲為將
取作服見捆卷如故解視則遺寶而中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
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解止曰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
矣祟益甚一日夫妻卧未起狐攜衾服去各白身踰床上望空
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床頭視之不甚脩長衣絳紅

外襲雪花比甲。岳着衣攝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幸勿相擾。」請以爲女。何如？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爲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專崇其子婦。履穢者珥，往七葉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詈罵。狐並不禱免。岳祝曰：「兒女輩皆呼汝姑，何苦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自羞，敢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筒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熱如籠，啟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

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血流幾鬢。岳蓋惡之，西山李成文善符水，因幣膠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槌上，捉作柄，備紹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曰：「牆若大穴。」李即執手書符其處。既而禹步庭中，咒移時，即見家中。大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誨。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咒，豕鳴又來。又揮去之，已而難至。李指一鵠大咒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余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即自爾。且始矣。徧搜之，見烏偶在廐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

一酒甕三咒三叱。雞起徑去。聞甕口作人言曰。岳四祭哉。數年
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携去。或見其壁間掛數十
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具以次縱之出。為祟。因此獲聘。金居
為奇貨云。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餘杭。偶涉屋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
頭。仰視一離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
入。詢之。知為倡樓賁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
歸齊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
托故假貸。同人敲金如干。携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
贈之云。膏

賦銅盤夜未央。床頭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
夢楚王。細侯盛無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若既無婦視
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
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做作一首。心未能便。佳為觀聽所譏。尚
得相從。幸以教妾。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
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為也。四十畝
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黍。織五疋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
相對。君讀妾織。暇則詩酒。可遣千夕。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
約可幾多。曰。依姬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
齒擇。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所私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

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第，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于湖南，屢相見，格僕因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復歸。幸耐相候。細侯曰：諾。生即棄館南遊。至則令已克官，以墨悞居民舍，官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答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師，因被逮。國國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得以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慕細侯名，託媒於媼，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故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吏，使久錮之。歸告媼，云生已瘦死。細侯不信。媼曰：無論溺生已死，縱或

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厭梁肉乎。細
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齋嚴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
言，何足憑信。買又轉屬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
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
劬，汝成人二三年，得報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又不肯嫁，何
以能活生。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衣服簪環，供給豐侈。年
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乃昭雪出獄。始知賈之錮已也。然念素
無嫌隙，反覆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得歸。既聞細侯已
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嫗賣漿者，連細侯。細侯大悲，
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携所有

以歸滿。凡買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訟于官。原其情。竟置不問。嘻。破鏡重歸。盟心不改。義實可嘉。然必殺子而行。未免太忍矣。

○狼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歎一狼來。瞰擔上肉。似甚垂涎。隨屠尾行數里。屠惧。示以刃。少却。及走。又從之。屠思狼所欲者肉。不如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懸之樹間。示以空擔。狼乃止。屠歸。昧爽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似人懸死狀。大駭。遠近視。則死狼也。仰首細審。見狼口中含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皮儼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是可笑也。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剩骨。途遇兩狼。綴行甚遠。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又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而兩狼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主以薪積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暝。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露其尾。屠自后斷其股。亦斃之。方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而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

狼自山中探爪入屠急捉之。舍出不去。但思無計可以死之。惟
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狼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極力吹移
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屈。
口張不得。齧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
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劉亮采

濟南懷利仁曰。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
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曰。只在此山中。閒處人少。惟我
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
酒相歡。釀而後去。越日復來。更加款厚。劉云。自蒙下交。分即最

深但不識家何里馬所問與居胡曰不敢諱某實山中之老
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君福亦不敢為
君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叙年齒胡作兄
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之嗣妻怨云公勿憂
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授生有期
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
妻搔首曰非汝所知遂去夜米夢妻來曰我今至矣既
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既長身短言詞敏識絕類
胡少有才名士辰咸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故以秦楚
燕趙之客趾踏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咸市焉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賣麵為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
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稚而甚朴光華照人媼
驚詰之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奴家媼益驚曰娘子
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髮子數年壽女固請之媼拒益力女去越
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妾肯納我乃言不然無庸
問媼曰貧賤傭保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床頭戀
忘殊殷媼曰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出門媼窺之西去又數日
西巷中呂媼來謂媼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為賢
郎婦胡勿納媼以所疑為逃亡具白之呂曰烏有是如少垂憐

各在老身。母大喜諾之。呂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恭母。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繩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在。于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于宮殿。几屏簾幙。光耀奪目。驚極不敢入。女下床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蕩漾。即起。欲出行。法女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

革袋執向扉後。稽上。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斟盛。炙
觸類更勝。飲已而寢。則花綉錦裯。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
茅廬依舊。女子共哥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
媒合之德。呂奇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曹花乎。媼益疑其言
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適作合之義。呂見
其忠麗。愕貽良久。即亦不辭。唯已而已。女贈白木槿。具一事曰。
無以報德。姑奉此焉。媼上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為白金。
馬自得婦。積更舊業。門戶一新。箚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著。而出
室門。則為布素。但輕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
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

別擇良耦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焉忽不見焉乃娶秦氏
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耦良歡不念故人耶
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裏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
望耳兩相依語勿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
其誰曰余適同龔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
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
朴訥並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張蕙若奚取哉於此見人之
貴朴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曰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
所差終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庄。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見樓閣繁麗。一吏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吏求漿。吏起邀客入。升堂授飲。亡。吏曰。曛暮難行。姑留宿。何如。徐亦疲殆。遂止宿焉。吏命家人具酒奉客。且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君清門金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蹴踏不知所對。吏即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戎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天婦入幃館。同爰止。徐

問其族姓。女曰：蕭姓。行七。又細審門閥。女曰：身雖陋賤。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嚙其色。款暱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姊甚平善。或不拘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及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籍承。棖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戲為除館。設榻其中。閤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相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啓門曰：新人得。女已在室耶。及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橋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笑。恭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曰：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新知吾家不饒。將先啗饌。具來。但煩

吾家姊上烹飪而已。徐告妻云：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甕來，釋担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哺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窓一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掛屋角，譙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棹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上相勞，奪器自滌，促嬌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諾。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噉，惟留四簋，不加匕箸。羣笑曰：夫人為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鴈觴裳，云是新寡女，呼為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觴政。徐為錄事，禁笑譏。六姊

頻起連引十餘爵。既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止
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移私
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即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
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半。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握之。始呵
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已懷念不釋。特於空處展玩
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遂問執燈細姑。階除都復
烏有。意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
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其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
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
感疾貼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將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

無憾彼感此意允其所請適以兄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
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柵之緣也過此即非所望後設筵再詔
諸女惟六女不至徐疑女妬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
之故安相見罪彼寔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相別矣請
為君極力一謀用解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
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觀然履虛頃刻至其家黃
鸞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
溫煦老年以殘年衰慵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
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姊在耳即喚婢請六娘
子來父之不出女入曳之以至俯首蘭麝不似前此之諧少時雙媼

辭去。女謂六姊曰：姐已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即何宜相近？女執西人殘邑，強使易飲。曰：叻已接矣，作態何為？少時，七姐亡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携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為，而女即已竄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托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曰：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快而歸，尤冀七姊復至。晨占雀喜，夕下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琰談。

○亂離二則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閣有日矣，值北兵入境，父兄恐細弱為累，謀妝送戴家，修飾未竟，亂兵紛入，父子分奔，女為牛录俘去。從之數日，殊不少狎，夜則卧之別榻，飲食供奉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上下，儀采都雅，牛录謂之曰：「我無子，將以汝繼統緒，肯否？」少年唯唯。又指女謂曰：「如肯，即以此女為汝婦。」少年喜，願從所命。牛录乃使同榻，浹洽甚樂，及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陝西某公，任鹽秩，家累不徙，值姜瓖之變，故里陷為盜藪，音信隔絕。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里絕烟，無處可詢消息，會以

復命入都有老班役喪偶貧不能娶公賚數金使買婦時大
兵亂旋俘獲婦口無算棹標市上如賣牛馬遂携金就擇之自
分金少不敢問少艾中一媼甚整潔遂贖以歸媼坐床上細認
曰汝非某班役耶驚問所知曰汝從我兒服役胡不識後大駭
急告公公認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屑謀媼
見一婦年三十餘風範超脫因贖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
班役耶又驚問之曰汝從我夫服役如何不識班役愈駭導見
公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日而母妻重聚喜極乃以百金
為班役娶美婦焉此必公有大德故鬼神為之感應惜言者忘
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吳史氏曰炎崑之禍玉石不分誠然若公一門是以聚而傳者傳也董思白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責也悲夫

養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到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毒蛇故遊人絕跡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夜無歸宿避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兒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睨客大惧道士以掌擊其額呵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蛇變移時其軀始盡盤旋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惧道士曰此平時所養養有

我在不妨所患者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顰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卧處。半繞梁間。壁上土摧落有聲。客益惧。終夜不眠。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下大如螻蛄者。行卧不一。見主人皆有吞噬狀。客依道士肘腋而行。使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居蛇佛寺。寺中僧人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上皆圓類鵝項。疑問寺僧。殺鵝何乃得多項。僧曰。此蛇毀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蛇也。頻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莫足怪。因以火焙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座下。有巨井。中

一有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蘇穴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為害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嘗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邀戲其中髮裁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是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婿家否女醜然曰無也成曰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已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還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用為

媒無不諧。成曰諾。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恐拂其意。遂
決崔作冰。焦責聘財。棄事。幾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
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
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病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
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一日有媼年四十八九。紫
迴村中。日是不去。自言亂無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
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
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黧有一二頰。肖其狀。觸懷大恻。自念其身
無縫紉者。遂邀歸。執子禮焉。媼喜。便為炊飯織屨。勤勞若
母。拂意輒遣之。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

平。幸可無虞。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為
兒娶之。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
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
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為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
一日。既夕。成曰。獨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恰
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喧譁。出視。則一女子坐
庭中。蓬首跣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
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
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
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我便即是胡某。卿羞角耶。女收涕而

駭不信。相將入室。就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乃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移家窳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諸其家。女泣不置。櫛家中。燈置車上。途次。女顛墮。其下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嫖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旦晚將至矣。乃去。咸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膝。願得母子復聚。毋自我馬戒嚴。同儕人婦奔伏澗谷。一夜譟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上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遡。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

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啓謝曰視其馬
化為金毛吼高丈餘童子起乘而去母以手搥門豁然
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
起一門歡慰媼是觀音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
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餓鬼

齊人馬永貧而無賴鄉人戲名為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
百結鵝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遺棄之不以齒邑有朱
叟者少携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歸其鄉大
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人始稍亡禮貌之一日值馬

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俸
作本而去不肯謀榮坐而食無何資復置仍蹈故轍常恨
與朱邏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墜鬚頭上
梳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馬哀免願為先生亡財學
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資故挑其怒乃以
刀自裁誣而擅諸學上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公憤
質于縣尹廉得實笞四十結其頭三日斃焉是夜朱
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妻生子嬰
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
邑庠後考試寓旅邸晝卧床上見壁間志糊舊紙視之

有大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志之入場通遇此題錄之
得優等食餼馬六十餘補臨邑訓導數年曾無一道義交
惟袖中出青蚨則作竊竊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上若不
相識偶大全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烈如治盜賊有
訟士子者即富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
近七旬臄腫聲嘶每向人物色為難藥有某生素狂倒
苗根俗之天明其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已
早夜亡去因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狀下謙抑盡禮

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上。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唐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浼君一緩頰耳。生鵲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輩子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効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扉宇不甚弘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並。綠書大。于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耻。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雌翠色。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

官已出、鬚髮黧首、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有十餘人列侍、半獒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退、却鬼王已瞋、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又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壓指、儼然在檄、縵中一獒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啖、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毒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命止割、橋履迎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將控

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
閻羅。迫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
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訴已。立命諸鬼。綰綬提鉗而去。少頃。鬼
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
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皆若惡骨。罰令生七世。
不得發迹也。鬼乃蓄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
亮白如熟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
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挽逆過市。見一戶垂朱
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
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曰。君為僕來。而今

踴上而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入簾內女接
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曰柳氏小字秋華一姬出為
具肴酒酒闌入帷歡愛殊濃切已訂昏嫁姬入曰薪水告竭要
耗卽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橐空虛愧惶無聲久之曰我實
不會携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卽奉贈姬變色曰曾聞夜度
娘索逋欠耶秋華頻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姬持笑曰
此尚不能償酒值耳噉已不滿意與女俱入生慚移時猶冀女出
展別再訂前約候久無音潛入窺之見姬與女自肩以上化
為牛鬼目睨之相對立大惧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
從問之市人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屋肆之間歷兩昏曉淒

意含酸。魯腸鳴餓。進退不能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頓頭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為花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女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而去。生暴絕三日而甦。歷亡為家人言之。

閻羅

沂州徐公星。自言夜作閻羅王。州有馬生。亦然。徐聞之。訪諸其家。問馬。昨夕冥中處分何事。馬曰。無他事。但送石升天。上墮蓮花。朵大如屋云。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
面頰俱有瘢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曰舊歲客雲南
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岷巖不可得出因共繫馬解裝傍樹
棲止夜深虎豹鵲鳴次第聾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
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圍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攬馬而食六七匹
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頰如貫魚狀貫訖提行
數步條轟折有聲大人似恐墜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
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見大人又導
一人俱來客俱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

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咽嗽似巨鳥鳴。意甚怒。孟怒大
人之結已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偃樓順受。不敢少爭。俄而
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
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無告所苦。男子曳金坐曰。
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相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無何
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來。諸客叩伏而告。以故。女子曰。久
知兩個為孽。不圖凶頑若此。當即除之。於石室中出銅鑪。重
三四百觔。出門遂進。男子焚虎肉餉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
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千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火於
脛骨焉。衆駭極。問其姓氏。不答。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

以樂肩徧糝之痛頓止。天明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關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益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淑。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從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為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妻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愈達晟。時晟妻偶未媾。喜竭貲聘波斯以歸。莊聞怒奪所好。途中偶逢。大加詬罵。晟不服。遂

嗟從人折箠。箠之盡斃。乃去。果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慟。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果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果無計可施。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而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塞。冰雹繼至。身忽然痛痺。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內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果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果。見果衣服濡濕。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果易衣。忍凍踣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

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山伏舊處。見已屍卧叢莽中。始悟前
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鳶。時邏守之趙日莊始經此。虎暴出
於馬上撲莊落。斃其首。咽之。焦桐逐馬而射。中虎腹。斃然。
遂斃。果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之以歸。
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果但臥寒澁不
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床頭慶告之。果乃自言虎即我也。
遂述其異。由此傳播。莊子痛父之死甚慘。聞而惡之。因訟
果官。以其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
之殺以為生。仙人之術亦神哉。然天下事足髮指者多。

矣。使君常為人恨。不令暫作虎。

董公子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嚴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僕。譌笑於中門之外。公子見而怒叱之。各奔去。及夜。公子偕僮卧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啟。更深時。僮聞床上有聲。甚厲。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靴聲。剴然一偉丈夫。赤面脩髯。似壽亭侯像。提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床下。聞床上走。格上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响。乃去。僮伸頸漸出。見窗牖上有晚爭色。以手捫床上。着手沾濕。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炙之。血盈枕席。

大駭不知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樹梢一人。神色迷罔。大聲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官審知為公子家人。渠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閨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並無。公子駭異。趨赴公庭。見其人。即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于小人。以前婢既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响。若崩裂。急起呼之。不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床皆截然斷而為兩。木由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斷者。閨公之靈蹟最多。未有奇於此者也。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棲遣制因致陳其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為一白髮吏亡與居人通弔問如世人禮自云行二都呼為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間道其異尹為吏策使往問吏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因與俱往即隸家設筵招胡亡至揖讓酢酢無異常人吏告所求胡曰我國患之但不能為君効力僕友人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領教胡果導周至周既解鐵面服袴褶飲數行而吏曰適刺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先用武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

不敢辭。吏轉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將移不敢即應。周
已知之曰。無畏。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喜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
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歸。遂遵所教。俄聞
庭中攻擊刺闢之聲。踰時始定。啓闕出視。血點已盈階上。墀
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殘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
拱手笑曰。蒙重托。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
如主客焉。

○○○ 鵠異

鵠類甚繁。晉有埤星。魯有鵠。雉有腹鵠。梁有翻跳。越有
諸夫。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黑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

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幼量
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
以新草。熱則投以鹽顆。鵠善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
張在廣稷陵以十金購一鵠。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
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鷦鷯諸鵠
可以免痺股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鵠家無如公子最。公
子亦以鵠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
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遇聞畜鵠最盛。此亦生平
所好。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
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養鵠之能事矣。僕亦携有一

而頭顧顧親之否。張嘉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塘蕭條。心竊
疑。恨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
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鵲鳴。忽有兩
鵲出。狀類常鵲。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開。每一撲必作
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鵲出。大
者如鵲。小者如雀。如雀集階上。學鵲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
聲。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翻如
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鼓數。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
聲變如磬。兩鵲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
之。張嘉嘆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訣。分愛。少年

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鵲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鵲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晴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闕。中黑珠圓於椒粒。啓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曰。視少年化白鵲。人如鷄。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小墓樹二栢焉。與家人抱鵲駭笑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鵲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為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鵲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其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

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鵠應選二白
鵠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當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
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鵠
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鵠乃俗所言靺鞨者也某
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嘆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
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
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為鵠所養白鵠皆從之飛鳴逕去
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故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而叱
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

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痴也

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家無慧僕以老傭往及門傾水出魚索糲而進之及達主所魚已枯斃公子笑而不言以酒犒傭即烹魚以饗既歸主人問公子得魚頗歡慰否答曰歡甚問何以知曰公子見魚便欣然有笑容立命賜酒且烹數尾以糲小人主人駭甚自念所贈頗不粗劣何至烹賜下人因責之曰必汝蠢頑無禮故公子遷怒耳傭揚手力辯曰我國陋拙遂以為非人也登公子門小心如許猶恐簞斗不文故索糲出二勺排而後進之有何不周詳也主人罵而遣之

靈隱寺僧某以茶得名。銘曰皆精。然所蓄茶有數等。恒視客之貴賤。以爲烹獻。其最上者。非貴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一日有貴官至。僧伏謁甚恭。出佳茶。手自烹進。冀得稱譽。貴官默然。僧惑甚。又以最上一等烹而進之。飲已將盡。並無贊語。僧急不能待。鞠躬曰。茶何如。貴官執琖一拱曰。甚熱。此兩事可與張公子之贈鵲同一笑也。

○耳聾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有好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爲王所覩。遣與馬直入其家。女子號泣不伏。強昇而出。王亡去。隱身耳聾政之墓。冀妻經過。得一還訣。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

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
丈夫出手握白刃。氣象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
強占。念汝輩不能自由。姑且有恕。寄語無道王。若不改行。不
日將抉其首。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
墓歸。猶惧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是淫
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于軹深井里也。其銳身
而報知己也。有豫之義。白晝而屠卿相。有鱗之勇。皮面自
刑。不累骨肉。有曾之智。至于荊軻。力不足以謀。無道秦。遂
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還也。

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強者矣。聞之野史。其墳見掘于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忽有孤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洩。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得高題為文。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紙成矣。脫稿又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响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譁。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

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點其名。從此得狂詩酒著。有期草四卷。趙拔可韻。

異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問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寧非悠。

學師孫景夏往訪友人。至其窓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嗟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點熟笑談耳。邑宮主家畜一驢。性寒劣。每途中逢徒步客。拱手謝曰。適忙。不遑下騎。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不興。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鵠作客。已乃跨驢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過客語。驢果伏。便以利。

鮑妻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言於內曰不遑下
騎勿罪少頃又言之心大怪異叩扉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
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並傳矣

○狐懲媼

某生購新第常患狐一切服物多為所毀且時以塵土置
湯餅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出至暮不歸生妻備饌供客已
而偕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
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腥腐氣問婢曰云不知食訖覺慙燭
上熾不可暫忍強自按抑燥渴愈急待思家中無可奔者
惟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

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為此歎行。婦尚流連。客叱罵曰。某兄
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窓啼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
為若此。忽憶枕中香。得母媚藥也。檢包中藥。果狼藉滿案。
盞域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耻
無以自容。展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難以見人。乃解帶
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
晡後方歸。見妻卧間。之不語。但盥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
詰之。妻道婢去。始以實告。生嘆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
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為人。遂從此痛改往行。叔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相戒不蓄媚

藥者亦猶人之異其方而狎床第也寧知其毒有甚于鴆
鳩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况人之
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携有蓮實菱藕入室并置几上。又有
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生新歸。携酒登堂。
生倉卒置床下而出。全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已入內。
急燭昧下。盎水已空。問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
尚存也。生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
曰。痴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尚怨子不
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醬切耳。生

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為戲。

山市

與山山市，邑景之一也。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挿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為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唯危樓一座，直樓霄漢。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愈小。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

默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烟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江城

臨江高蓄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可屢梗父命父仲淵年六十止此子龍惜之不忍少拂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携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即艷美絕俗從以小環僅

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頗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良久。移時始別。而情戀之。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入袖中。易以已巾。偽謂婢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諱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寓。何足匹偶。生日。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不能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上。嗔不容粒。母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粗儻。無賴者比。我請過其家。倘其女可偶。當亦無害。高以諾。母托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姪譙抑而后

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
相得甚歡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詞舌嘲啁常聒於
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聞之心弗聞也潛責其子為
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撻逐出
戶闔其扉生喟門外不敢叩閉抱膝宿簷下女從此視
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
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
懼晚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上邀歸
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
款婿酬歡甚殷日暮堅止宿留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

曙辭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掩飾彌縫。自此三五日暫一寄
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
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謾語其子。樊曰。婿昨夜宿僕家。不聞
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知。
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
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立門
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
焉。月餘頗相安。翁嫗竊慰。未幾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
痕。父母明知之。亦忍不置問。一日生不堪捥楚。奔避父所。苦
然如鳥雀之被鷂毆者。翁嫗方怪問。女已橫挺。進入竟。即

翁側視而審之翁姑涕噪略不顧瞻推至數十始悻悻以去
高遜子曰我惟避賢故枿爾亡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
徙倚無所歸母恐其析姓行死今獨居而給之食又召樊來
使教其文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
衣去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娘相繼死女恨之亦不臨
弔惟日隔壁噪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知生自獨居若
離湯火但覺淒寂暗以金啗媒娘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
以夜父之女微聞之詣齋嫂罵生力白其誣夫以天日女始
歸自此日同生隙李娘自齋中出適相遇急呼之娘神色變
異女愈疑謂娘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有隱秘撮毛盡矣

媼戰而告曰半月來惟拘欄李媼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筍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奴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故未心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去又強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促坐其道饑渴女默不語生曰暗中索其足曰山上一覲仙容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觀面而不識也躬自促火一炷則江城也大惧失色墮燭於地長跪齎餽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卧以下床醒則罵之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懼不能為人女批颊而叱去之

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為人狡黠善辨，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妬，與甥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閨戚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而不禁。一日，適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顧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甚於僕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見其光，踣徒欲走，杖起已中腰脊，三杖三蹶而不能起，恨中顧血流如瀉。二姊去，生蹣跚而歸，妻驚問之初，以逆姨故，不敢遽告，再三

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縫楚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携婢還去。抵舊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杵繫之。仆裂袴而痛楚焉。蓋落唇紗。遺失渡。使女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慰。於而生趨出。極意溫卹。葛私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婢婦不仁。幸假手而懲創之。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野合反竊。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然耶疾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問以閨閣相譖。頗涉狎。梨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以利不可堪。奄存氣。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

呻吟而哀之則羹豆湯已儲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不敢
飲於其家王有酤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托文社
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日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
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所與辭群曳之曰聞中耳目雖長亦聽
睹不至於此因相矢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瑋丁
冬雲鬟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詞吐氣備極風
雅舉座若狂而芳蘭猶屬意生屢以色授為衆所覺故曳
兩人連肩坐芳蘭陰把生手以指畫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
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
狂榻上臙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

選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返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則茫然。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匆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卽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禁錮益嚴。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候講。降為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剪其腹間肉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為一云。女母以白足踏餅塵土中。叱生掘食之。如是種七。母以憶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歸而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不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生為士人。偶遊

其悞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之。夫妻遵教虔誦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聞門外鉦鼓輒握髮出。慙然引眺。千人指視。恬不為怪。翁姑共耻之。而不能禁。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床。翹登其上。衆目集視。女如弗覺。踰時僧數行將畢。索清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嘔。莫要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吐。鼠子縮頭去。勿使獵兒尋。宣已吸水嚙射女面粉。黛淫上下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痴坐。嗒然若喪。終

日不食掃榻遽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棒進溺盆
女却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
使君如此何以為人乃以手撫捫生體無至刀杖痕嚶嚶泣輒
以爪甲自指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
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洒若更賸賸今回憶曩
昔所為都如隔世妾向時得母非人耶有夫婦而不能歡有姑
壻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
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味爽即起搯衣歛器婢攜簏
躬襆被從生前往叩扉女出駭問告以意母尚遲回有難色
女已偕婢入女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

泣曰、吾見何遽如此、生為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魘也、喜喚
廝僕、為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覲如新
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媼
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卿提、每謂生曰、當日一見
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
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
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矣、此事浙中王子雅言
之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
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賸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

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

○○○孫生

孫生娶故家女。爭氏初入門。為窮袴。多其滯。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床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即白晝相逐。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紹使飲焉。則惟君所為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醒。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卧移時。妻猶寂坐。孫

故作勦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幼喜既而滿飲一盃。又復酌。約盡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紫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啓衾潛入。層上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環自縊。孫夢中聞吶吶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厭恨之。夫妻避道而行。相遠則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人嬉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經歲不歸。即強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就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老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婦不言。但有浩嘆。尼詰

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事耳。」必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語曰：「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為若厭之。尼去，奴即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甚密，勿令大婦知。」乃剪下國中，入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引狀，使婢曉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乃台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媼性切聰，二更將寢，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悲聲，質明，奴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詭也。呼子於無人處，要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因效。尼大疑。媼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

制之法必有驗。母徙之。索子枕如前。絨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
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却若不能寐。久之聞西人
在一床上。啣舌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嬉笑。吃不能。媼
以告母。母喜。尼來厚饋之。孫由是琴瑟和好。生一男而女十餘
年。從無角口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起。後此
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怛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亦神矣。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
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大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八大王

臨洮馮生。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漁者。負其憤。不能償。得

鰲輒獻之。一日鰲巨鰲。竊有白鰲。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晉家
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奴。踈而至。遙見
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
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逕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
人。生更不耐。然力解不能脫。問汝何名。嚙然而對曰。我南都
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冥世界矣。辛是
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曰。
我馮某。非受人搥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歡。踉蹌下拜曰。是我
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
見一小村。既入。則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稍解。生始詢其姓字。

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懼飲。八大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繁擾，偽醉求寢。八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恨。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若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之九。僕雖不齒于儕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大王曰：「老夫為金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返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連鐘已動。八大王起捉臂曰：

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常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許。因以爪啗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七墳起。類瘕核。收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遂生出。八大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湮。惟一巨甕。蠢蠢入水而沒。銷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黑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與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紐。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始。則影毀其中。磨之不能滅。

也。若改妝重煢。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公主能美。雅慕其名。會王遊嵯峨。乃徃伏山中。伺其下。與煢之而歸。設宴案頭。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為妻所洩。聞之肅府。王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賄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藉其家而徙之。三公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亦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公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命中貴以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鵲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詞意溫惻。妃悅之。使恭公主。公主亦

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印。帝送者逾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公主嫁焉。公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大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若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大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猶鰲。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鰲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鰲不過人遠哉。若夫已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鰲矣。古人有壺。鰲以為鰲。

鏗乎乃作酒人賦

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上騰。以厥名為酒。其名最多。為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為。惟以合壺而成偶。或以為釣詩釣。又以為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鍾之伯倫。山公之倒其接巵。彭澤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為有裨。并底卧乘船之士。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

黜因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而宵雪夜。月旦
花晨。風定塵絕。客舊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沉。細批薄
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謔則飛
花。樂處。高吟則曼玉。敲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
真。果爾。即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防。爾乃嘈雜不
韻。俚詞並進。坐起譁譁。呶呶成陣。涓滴怨爭。勢將復又。
伸頸橫眉。引杯若鹄。傾瀉碎觥。拂燈滅燭。綠鬢前。勳痕
藉不斬。病葉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懣懣。不如弗飲。又有
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咄咄呢呢。猶譏主客。坐不言行。飲
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為甚。有狂藥下。客氣粗。勢石

稜磔擊鬚。袒兩臂。躍。雙跌。塵濛。今滿面。哇浪。今
沾裾。口信。今亂吐。髮蓬。今若奴。其顙地而呼天也。
以李即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蘓相之裂於
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為之
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
端而受罵於灌夫。姬言以警。信益眩暈。此名酒。以不可
救拯。惟有一術。可以解酲。厥術。緘口。祇須一槌。繫其手。
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臂。勿傷其頂。槌至百餘。豁然。醒。

鐵布衫法

沙狗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擲。

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深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謹然並起。曳入坐。競觴之。視其肴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瀹忽遙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魁之高細。稱是衆。鵠曰。山神至矣。即紛亡去。李亦伏匿坎窞中。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澆淳。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鉞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穢若中刀斧返身疾逃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際嗥聲如牛天上雲漸低與簷簷雲中蕭々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澍身上悉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戲體

邑人某能健無賴偶遊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遊者曰我能令其一笑衆不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與牆頭抽梁燕一本橫尺許解帶掛其上

引頸作繼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猶不
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幹自經
不亦奇哉是可以為侯薄者戒